

往事 Wangshi 钩沉 Gouchen

漓江出版社

张笑天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往事钩沉 / 张笑天著.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0. 3

ISBN 7-5407-2519-2

I. 往… II. 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2433 号

往 事 钩 沉

张 笑 天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州彩印总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75 字数204千字

2000年3月第1版 200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4000册

ISBN 7-5407-2519-2/I·1519

定价: 1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话说张笑天(代序)…………… 乔迈(3)

第一辑：另永的憧憬，温馨的港湾

康复散……………	(23)
我的妻子有“福相”……………	(32)
从历史的夹缝中诞生……………	(38)
予夷非书……………	(56)
妻子本命年……………	(59)
辣椒面小品……………	(66)
转折……………	(74)
我是谁……………	(85)
天真的海……………	(88)
飘浮的梦曾在古渤海国植根……………	(91)

第二辑：调整心态，去看看西方世界

在天上的感受……………	(97)
-------------	--------

华盛顿印象·····	(106)
“我爱纽约”·····	(114)
华盛顿,越战者墓地 ·····	(123)
疯狂的芝加哥交易所·····	(126)
今日珍珠港·····	(132)
美籍华人今昔·····	(135)
第五十颗星星·····	(141)
电影城好莱坞·····	(149)
比利时风情·····	(158)
阿姆斯特丹散记·····	(171)
莱茵河,绿色的梦 ·····	(174)
日本列岛物语·····	(178)
飞越阿尔卑斯山·····	(195)
接近北极圈的风景·····	(206)
新“饿乡纪程”·····	(215)

第三辑:人微言轻,偶而说三道四

温不增华,塞不改叶 ·····	(243)
名人效应面面观·····	(246)
小议“拍马”·····	(252)
清平世界·····	(255)
拜年种种·····	(261)
“宠辱不惊”思辨·····	(265)
诺贝尔文学奖的困扰·····	(269)
予王宗汉书·····	(275)

话说张笑天

——《往事钩沉》代序

乔 迈

张笑天仿佛天生就是当作家的材料。天工造化，造化神奇，直木为梁，曲木为犁，能生出长鼻子你就去做大象，有尖嘴巴你就去当土拨鼠，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爱因斯坦二十六岁提出了狭义相对论，毛泽东五十六岁创立了新中国，鲁迅想当个好医生反倒成了大文豪。文天祥写《正气歌》，劈头两句就写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正气就是浩然之气，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天地以其浩然之气赋予万事万物，虽然有点乱纷纷的样子，但绝不是无序的，天造地设，阴阳分晓，该成龙的成龙，该成凤的成凤，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十步之内有芳草。公元1939年冬月十三，一个男孩子诞生在张广才岭和松花江环抱着的一处显然是山水灵秀的小地方，那男孩刚一“君临”世界立刻仰天大笑，他那笑声包含的全部信息就是：我要成为作家！

邓友梅说：张笑天是怪才

当代中国作家没有几个具备张笑天那样的禀赋。他常常使我们心神不定，“既生瑜，何生亮”，跟他在一块，常常使我们对自己当作家的能力产生怀疑。杜甫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说是“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跟他在一起，我们常常神色沮丧。

什么叫“下笔万言，倚马可待”？这话说的是李白，不妨也拿来说张笑天。想当初张笑天刚从隐藏在长白山皱折中的山城敦化调来长影，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如雷灌耳，如日中天，但已经开始制造神奇和传奇。比如那时候的《吉林文艺》，即现在的有名的《作家》杂志，由于稿件来源少，刊物审查严，时常出现断炊现象。明天就要发排了，今晚稿子还没凑齐呢，又不能开天窗，编辑们你看我我看你发怔的时候，忽然想起了张笑天。找到张笑天，就是找到了办法。

或是八千字，或是一万字，要头题给头题，要二题给二题，明天一早上班时，他必定如约把稿子送来编辑部，绝不耽搁你送印刷厂。

这样紧急的勤王救驾，这样紧张的救文如救火，没有哪个人承担得了，张笑天就行。而且是从从容容、潇潇洒洒完成使命的。我们不得不佩服他，虽然在佩服之余，难免在心里暗暗骂他：“这家伙！……”这家伙使我们大家一齐变成了笨鸭子。

张笑天神鬼莫测的写作速度很快地传扬四方，人们想不理他也办不到，他的名字总是在你眼前跳来跳去，书本上、杂志上、电影上和电视上，你稍一定

神，那个名字就笑着跑出来了，其频率之高为文学新时期以来所少见。

从1973年张笑天发表长篇小说《雁鸣湖畔》迄今20年来，读者和观众见到的他的作品计有：长篇小说8部，中篇小说52部，短篇小说和散文100余篇，电影文学剧本35部，电视剧70余部（集），总计字数约1000万字（仅统计至1993年）。这样巨大的产量，在中国作家中如果不说是绝无仅有的，也得说是为数甚少的，极为罕见的，叫人吃惊的，文坛之上难得此一遇的。

这样，围绕张笑天写作之快，就出现了种种说法。怀疑论者大摇其头，连说“不可能，那怎么可能”；相信论者则在张笑天头上制造了一个神秘光环，例如说这个人生有两个脑子，他写作时，这个脑子负责写上句，那个脑子就赶忙替他想下一句，以致于张笑天的朋友，如今正在商海中推波助澜的作家顾笑言开玩笑说：“不用美，等你死了看那些大医院怎么抢你脑袋吧。”

医学界肯定会对研究这位作家的大脑感兴趣，但眼下以及最近数十年内恐怕轮不到他们，眼下是我们文学界的同仁先得近水楼台之利。1981年就发生过这么一回事。

那年夏天，有一个笔会在大长山岛举行，一下子聚拢了不少小说家。主人殷勤解释说请大家来玩，但大家都明白，玩过之后不交篇稿子是不能轻易走脱的。好在都是大手笔，玩玩写写，写不出长的来个短的也能暂时敷衍。

邓友梅也来了，还有从维熙。两位都是五十年代就已成名的大作家，和当时资历尚浅的张笑天比起来，不啻前辈。

偏偏邓友梅和张笑天合住在一幢将军楼的套间里。邓在里屋，张在外屋。

这一天没有安排活动，大家意识到是主人圈鸡准备拣蛋了，于是都赶紧埋头书案。邓友梅虽贵为前辈，其时年龄也不大，人又非常随和而且富于情趣，尤其是他那一双总是带着很有生气的顽皮模样的眼睛，无论谁和他接触，都会从心底里感到投缘。那时候邓友梅就不好生下蛋，一会儿从里屋溜出来，悄悄地躲到张笑天身后偷看，每一回都见到那一位在极认真地伏案疾书。午餐桌上，他就郑重宣布：报告大家，笑天已经写了几千几千字。大家都转过头来看这位文坛快手，主人就大高兴喊服务员快添酒快添酒。

邓友梅和从维熙后来把他俩的观感形诸文字，给我们留下了关于张笑天写作的第一手材料。两位文坛大家写道：“我俩曾目睹他笔下如行云流水，一日之内，写成万余字的短篇小说。不但文稿清清爽爽，而且很少有丢字漏词及涂抹之处。文思的彩翼在稿纸上展翅飞翔，使同行们为之目瞪口呆。”

那次笔会，张笑天于不经意间出尽了风头。面对才华横溢的京津沪作家以及江南才子才女，他为我们关东人长了志气，添了豪情。不过，邓、从二公大概有所不知，日夜兼听黄海波涛喧响的那几天里，我们的张笑天除了为笔会主人交上了一个万余字的短篇小说，人不知鬼不觉中，他还完成了一个中篇，就是

后来《当代》杂志上，引起了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们极大兴趣的《公开的内参》。这部将近六万字的中篇小说，是他用四天活动中的空隙工夫随意挥就的，送《当代》之前，他又改了一遍，也只用了一天。《公开的内参》在中国尚处于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初起之时，敏锐地觉察到新的思维方式将带来新的生活方式，中国大地上将出现以传统眼光审视绝对看不惯的新人，而这种新人首先将出现在接受新鲜事物较快的文化阶层，特别是大学校园里，尽管小说把女大学生戈一兰写得很坏，但她身上闪耀的批判光芒，却使大学生们感到亲切。这就是为什么小说一发表，大学校园里立刻“洛阳纸贵”的原因。年轻人的反响如此强烈，以致作者不得不响应他们的呼吁，又写了《公开的内参续编》。

邓友梅、从维熙二位在惊叹张笑天非同寻常的写作效率时，曾试图解释缘由，他们写道：“如果仅用‘精力旺盛’和‘年富力强’来探索笑天同志的创作道路，或用‘才思敏捷’以及‘天赋厚实’等词汇，来解释发生在笑天同志身上的文学现象，那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文坛上‘年富力强’和‘才思敏捷’的佼佼者，多如天上繁星，但在创作产量和作品表现的生活幅度上，都是很难和笑天同志媲美的。”

那末，究竟怎么说明这种张笑天“文学现象”呢？邓、从虽然著作等身、思想深邃，却也分明感到了一点困惑，只好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办法，称他们这位年轻的同行为“怪才”了。他们用毫不含糊的口气说：“不承认笑天同志的‘怪才’是不现实的。”

这几乎就是一锤定音。后来，文学界在碰到张笑天连绵不断发出的难解之谜时，就都摇摇头，说一句“怪才”，然后大家各自走开了。

是啊，这个张笑天，他为文是个“怪才”，他为人也是大为怪哉的。

阎敏军说：你大事不糊涂

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阎敏军同张笑天一起去日本访问之暇，看着张笑天若有所思，说：“你这个人呀……”张笑天不免心里发毛，但还是做出不以为然的样子笑问：“我这个人怎么啦？……”

年轻干练的长影厂长说：“你这个人大事不糊涂呀。”

张笑天立刻满脸绽笑，现出受宠若惊的神情，但是却不敢说出“知我者阎敏军也”的话。他觉得阎厂长的评价偏高了些，若讲写作，他对自己的能力毫不怀疑，可以说是信心十足，若讲对待生活中碰到的“大事”，他就感到没有十分把握了。

阎敏军作为厂长，对自己的助手给予那样评价，是公正的。张笑天主持长影电影文学剧本工作五年，经他手批准投拍的片子从没有发生过大的纰漏，尤其是政治纰漏。张笑天把的这一关，阎敏军放心。他的确像那么回事。

记得在他刚就任长影副厂长以后不久，在长影大剧场里开一个什么会，张笑天在主席台上出现了，那是我头一回看见他作为个当官的出现，就分外留

神看，他西装在身，头发梳得溜光水滑，一只手插在裤袋里，大步从容地走到麦克风前边站住了，目光扫过全场，好像还轻轻咳嗽了一声，我感到那目光和轻咳里充满了自信，他开始讲话，讲的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声音一如往常，浑厚而稍带沙哑。就凭这一点印象，我认定他将像当作家一样当好剧本副厂长。

后来又有一回在他的办公室，是办别的事情顺路去看他的。伪“满映”时代这座堡垒一样的大楼就像关东军司令官阴沉凶恶的脸，走廊里一片灰暗，我每一次到这里来总会难以遏制地产生一种压抑感。这几乎是日本人留在长春的所有建筑物的共同风格。张副厂长的办公室在二楼，推门进去，迎面是一道屏风，转过屏风才能见到房间里的主人。窗子很小，屋子里也就暗黝黝的。张笑天坐在宽大的写字台前，不是正襟危坐，是稍稍侧坐，我感到他挺有派。我说了几句话，他呜呜地回答了我几句话，我感到他真的像那么回事。

那时候我想，人如果像张笑天那样有智慧，大概就能够干什么像什么，干什么都能干好什么了。

但是，后来慢慢就听到了对他不利的信息。从前说他好的人开始讲他的坏话，从前自诩为他的朋友的人开始同他产生隔膜。认真地听一听，却也没有抱别人孩子下井的事。

从前他是总编室一名编剧，写出本子来要送人审，现在他是文学副厂长，谁写出本子来都要交他审。既然是审稿，就有通过的有通不过的，这就有问题了。孩子总是自己生出的好。偏偏张副厂长的审

稿语言不如他的写作语言那么讲究艺术性。“文似看山不喜平”，直来直去不是好的文学语言，作者的倾向愈隐蔽，文章就愈耐看。当领导的似乎也应该这么讲话，群众才会拥护你。可叹张笑天不谙此理，或者虽谙此理，却不肯做。他讲话总是直截了当，不会拐弯抹角，心里想的什么，嘴上就说什么，跟他这个人说话，你不用费心思猜他的真意，真意他都说出来了。作为朋友交往，这是一种美德，作为领导讲话，有时候就可能让听的人受不了。这时候舆论就沸然而起，说得轻巧些也是：“像他这样风格，不适合当领导。”

这样的意思竟传到了省里，一位负责同志关心地把张笑天找去，说“不要那样”。可笑张笑天，居然振振有词地说什么：“我这个人缺点很多，唯有一点问心无愧，就是心口如一，您让我把这一条改掉，那我不是一个优点都没有了么？”

什么叫不可救药？这就是不可救药！

“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看就怎么写”的哲学，终于导致了严重后果。1983年，张笑天的中篇小说《离高原上草》遭到了批判，尽管那篇小说写得相当深刻。深刻的东西不一定是合时宜的东西。他做了自我批评。据我看，这一次的自我批评显然违反了他自己的哲学，他说出来的不一定是他想的。他没有从这篇小说的遭遇中吸取到足够的教训。在纯小说艺术方面，他是成熟的。在政治上，他又显得幼稚。政治幼稚，几乎是中国当代作家的通病。他们自命不凡，却往往分辨不出东南西北风来，就只好在这吹向不

定的风里边翻筋斗，由此又产生出第二个特点，就是好了疮疤忘了疼。

在难忘的1989年春天，张笑天重蹈覆辙。不过，这一次不是在写作上，而是在行动上。吉林电视台摄影记者恰到好处地拍下了他在长街上慷慨激昂的身影，我在荧屏上看到他的样子忍不住要笑。我知道他将面临又一次批判和自我批判，批评与自我批评。

但是他随后不久带团跑到了国外，西方、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滨、佩查罗。跟他在一块的有好几位中国艺术家。这里正在举行第25届佩查罗国际电影节，张笑天是出席该届电影节的中国电影代表团团长。中国国内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事，北京城响起了镇压暴乱的枪声。几十个国家不明真相的电影界人士围住了中国代表团团长，要求他和他们一起表态。

张笑天问：“表什么态？”

“谴责中国。”

张笑天说：“不！”

他曾经在国内慷慨激昂，此时在国外他又慷慨激昂；在国内他曾经很幼稚，在国外此时他很成熟。阎敏军厂长透过数万里苍茫云海，分明看到了并且知道他一定说“不”。那是大事。在被包围中，没办法请示国内，也不能和大使馆联系，坚定的信念和智慧帮助了他，他反过来抗议把电影节变成了政治论坛，要求主持人掌握局势，否则他就要率领全体中国人退出电影节立即返国。

他们如期返国，走时多少人，回来还是多少人。

回来以后他就为当初在长街上的慷慨激昂作检查，却很少拿在国外的慷慨激昂为自己作辩护。他这个人，不怎么喜欢为自己辩护，他在这方面表现迟钝。

张天民说：这人站着写东西

不知道是谁就张笑天写作之快，给概括出了三句话：“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长篇不过月。”这是事实，但一位批评家却就此写文章，把这三句话说成是张笑天的狂妄宣言，予以批评，并得出结论：快就是“粗制滥造”。从此张笑天就蒙了“粗制滥造”的恶谥。令人发笑的是张笑天却蒙在鼓里，有一次大家谈起这件事，他竟然傻乎乎地问：“这是谁的宣言？”

面对责难，张笑天心存顾忌，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快了。其实，快不一定就是不好，正如慢并不就意味着高质量一样。诚然，张笑天蔚为奇观的巨量作品参差不齐，这没什么奇怪的，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都是这样，鲁迅多么伟大，并非篇篇都是《阿Q正传》，老舍创作甚丰，《骆驼祥子》那样的经典也只一篇。张笑天作品已达1000余万字，其长篇小说《永宁碑》具有深刻的历史纵深感和强烈的现实感，如果在它问世那个时候（1979年）就有了矛盾文学奖，我相信它会是有力的角逐者。他的著名中篇《家务清官》一出现，立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光明日报》刊出肖云儒的评论，认为《家务清官》以及他的另外两部中篇小说“能够从特有的角度去把握和开拓现实生活，能够在作品中艺术地表现出自己独到的眼力和笔

力，而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至于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前市委书记的白昼和夜晚》更是人所共识的佳作。

张笑天才华横溢，四面出击，他的电影剧本创作独树一帜，《开国大典》拍成影片之后连夺十项重奖，《重庆谈判》里塑造的毛泽东、蒋介石形象不但我们看了耳目一新，连国民党人士看了也服气，这部戏当然的又拿到了包括全国电影文学剧本创作奖在内的多项大奖。其他如《她从雾中来》、《佩剑将军》、《黄河之滨》和《末代皇后》等，其艺术质量都称上乘。《末代皇后》还获得了巴西电影节奖。张笑天的电视连续剧《亚细亚人》贴近现实生活，文化品位很高，由他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铁人》，一举荣获东北风电视文艺奖、飞天奖、建国40周年电视剧本征文奖和长白山文艺奖等四项一等奖。

张笑天还曾以其全部电影剧本创作成绩以及深厚的艺术实力，于1989年夺得全国“五佳”电影评选的最佳编剧称号。

今年上映的30集电视剧《文化圈》使张笑天又一次走进了千家万户。

如果把张笑天迄今在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和电影、电视剧本五个方面的创作成果分给五个人，则这五个人都会在中国当代文坛成名。一个人同时干了五个人的活计，而且都干得相当不坏，这个人是应该被授予劳动模范称号的，而不是受到责难，责难罪名更不该是：你干得太多了。

张笑天头上没有劳模桂冠，也没有委员、代表一

类荣誉头衔，就连省里“有突出贡献的专业人才”那样的待遇也轮不到他。但是，他仍然干劲十足地笔耕不休。别的作家都是食指和中指才有茧子的，张笑天则整个右小臂下部都有，那是洋洋1000余万言大观留给他的生命一景。他的头顶正迅速变秃，前额愈来愈开阔，额上皱纹愈来愈深峻，走路的时候，背也有点驼了——它们似在默默地讲述着一个人的故事，一个高产作家的故事。故事的主旨是：这位作家虽然天赋甚高，但他不是完全仰仗天赋的。

为了当作家，他下过不少笨功夫。一本《新华字典》，8800多个字，怎么念怎么解，他全给背下来了。人们惊为奇迹，因为人们只看见了结果，却不知道为了这结果他是怎么把别人用来闲玩和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拿来用功的。

他当过十年中学语文教员，他让学生作文，自己也和学生一起作文；他让学生注意观察生活，自己也和学生一样观察生活。他做高中毕业班学生的语文辅导教师，大考之前，总要亲自写出二三十篇范文，学生管这叫“押题”，他是在“押题”的同时训练自己写作。他是出色的“押题”专家。1965年高考语文作文题为《我站在世界地图前边》，他交给学生的自作文范文里边，有一篇题为《我站在地球仪前边》。难怪学生们跑出考场，要高呼“张老师万岁”了。

他读大学时候是所谓走“白专”道路的学生，毕业分配自然不会把好去处给他，人家是留校、进研究所、上机关，他是一竿子插到长白山皱折里当中学教员。那时候他年轻，虽然学的是历史，却不敢对历史

进程持乐观态度，他对自己的命运更悲观，他认为自己的一生将充满坎坷，他是那样热切于当作家，又知道社会永远不会给他这样的人以安定的写作环境。他只好苦熬苦练使自己适应环境。那时候，教学反对“满堂灌”，每一节课都要留下十分八分钟让学生当堂消化，消化不良则可以向教师提问。嗡嗡声响起来了，那是学生们开始消化，有的学生发现，他们年轻的老师站在讲桌前边，低着头，在飞快写字。几年下来，他已经把自己训练到这样程度，说进入小说情节就能立刻进入情节，而不需要任何过程。

后来成家了，他要买米、买菜、挑水、劈柴，还要带孩子，手腾不出来脑子能腾出来，一边干活一边思索，体脑并举两不误。

他还创造了另外一种写作方式：脖子上驮着孩子，手上写东西。

这样的超常规训练，使他大得裨益。刚调来长影那一段时间，住房窄小，来了客人说话，或者家里人看电视，他都能安然写作，如处无人之境。即使出差在外，红尘骚扰，人海激荡，他都全然不惧，或构思，或写作，尽都得其所哉。

所以他快。

他的朋友、作家张天民早些年和张笑天还不熟，那一回他交给张笑天一篇稿，让他在一星期内改出来，哪知道第二天就给送回了，改得头头是道，张天民愕然曰：“这人可能是站着写东西。”

“站着写”就是在没有条件写的地方写，在没有可能写的时候写。“站着写”形象地说明了这位作家